



# 黃洋達 陳秀慧

## 影視編劇現實中的愛情

首先聲明，採訪是在情人節前做的，所以，儘管沒能在情人節當天「應景」的刊出，權且就解釋為「愛情」節日之延續。

其次，這裡不是向大家宣傳「理想愛情」或者「模範夫妻」，因為愛情需要親身經歷，各花入各眼。西方柏拉圖式理想的弊端如今已日益顯現；而「模範」說法的本身，就抹殺了多樣性。

就在尋找此篇訪問的意義時，還是故事的主角之一、本地暢銷財經小說《金錢師》系列的作者黃洋達，寫在其第二部《巔峰騙局》後記的一句話點出了關鍵：

「這本小說，教曉了我一件事，巔峰的騙局和巔峰的搞笑一樣：『最重要的是分享，不是表達。』

寫小說也應是如此，做人或愛人亦然。」

分享是對表達的超越，也是對世俗情感的超越。

文、攝(部分)：梁小島 感謝Press Corner Cafe

《金錢師(卷二)·巔峰騙局》的出版對31歲的黃洋達來說，有着不同尋常的意義。不止是對他的小說創作而言，更關乎他的人生大事：結婚。他延續和讀者玩互動、進行有獎猜謎的遊戲，讓大家找出隱藏在小說每個章節中的暗語，連成一句話，再貼到他當時還是女友身份的陳秀慧的facebook上。

而這句話，就是黃洋達的求婚辭辭。

「我是怕她看不出來，就讓讀者去告訴她。消息一出，她的facebook版面立刻被好多好多不認識的人刷屏。」黃洋達笑着說，他身旁的太太陳秀慧笑得更是合不攏嘴，「之前兩個人不可能沒共識，但一下子有那麼多人知道，還是比較驚訝。當然是很開心，不知道別人求婚是不是一剎那，但好像我的求婚持續了整個禮拜，一直有人上來留言。」

編寫過無數影視劇本，虛構無數愛情橋段的黃洋達，遇見現實生活中的真愛情，夫妻倆有自己的形容，「低調鋪張」。「反正我也是要出書，怎樣都會有幾千人看到這件事。我們不喜歡大搞宴席，但又想做認真認真，就變相讓大家參與，成本低又很有趣。」在這樣一個web3.0時代，結婚都要與時俱進。

### 一念婚

兩人於去年底拉埋天窗，今年初，等到黃洋達推出他的《金錢師》系列三《第四戰爭》時，任職出版社的太太則成了該書的責任編輯。他仍然不忘在後記一開頭，重重的感謝了她。兩人其實在黃洋達主持的網台談話節目《笑死朕》上結緣，網友習慣叫男主持為「皇上」，結婚之後，女主持也順便成了「皇后」。

「沒結婚前做節目，請來嘉賓都是談嘉賓的事情，現在，嘉賓會拿我們兩人說事。」黃洋達比較起兩人關係的變化對工作的影響，依然是充滿笑意。《笑死朕》屬於時事評論，有時候又有財經和影視話題，天馬行空又千變萬化，能找到聊天的對手不易。「請她來拍檔，結果發現了很多共同的想法，聊着聊着就去到了結婚的階段。」

可秀慧曾是不婚主義者。

「以前就覺得結婚好像不是必須的。很多人，和戀人拍了很長時間拖，又不像再有進展的可能，就去選擇結婚。我不喜歡這種狀態。當然，主要也因為過去沒有遇見想讓我結婚的人。」她是佛教信徒，把信仰作為人生修煉的渠道，「學習如何同人相處，學會尊重同人的關係。但認識他，已經是我有了信仰之後很多年的事情，說不清這對我們的關係有沒有影響。」她也是事業心重，除了文字創作和圖書出版，對環保議題的關注和參與，對社會公益的敏感和熱血，從來不帶半點猶疑。菜園村強拆當日，她差點要入村抗議，最後被老公一把攔下。「她現在最大的事業是做我老婆。」黃洋達不忘插嘴說。

### 人物簡介：

黃洋達：影視編劇，電影作品包括近期上映的賀歲片《我愛香港》、《Laughing Gor之變節》、《七十二家租客》等，電視劇《沖上雲霄》(部分參與)等。出版財經小說金錢師系列。

陳秀慧：作家、出版社出版經理。

兩人婚後首次出遊便是北京。



原來財經小說中，都暗含了愛情的密碼。



### 現實中的愛情不需要考驗

文匯報：阿達一直在影視圈裡工作，有沒有想過不找這個圈子裡的人？換句話說，你之前對另一半有無預設的條件？秀慧，你對他的工作會不會曾有過顧慮？

阿達(黃洋達)：當然我現在已經做出選擇了，但之前我其實沒有所謂，你沒遇到人，你怎麼能決定這個人是怎樣，會有種「通殺犯」的味道。我從沒有什麼預設條件。結婚對我來說是一件大家開心的事情。我不覺得結了婚的夫妻比沒結婚的情侶關係更加牢固，或者一對情侶不結婚就表示階段還不成熟。結婚是一個儀式或者程序，對不同的人來講有不同的意義。有的人覺得有一紙承諾才是真正的承諾，有的人覺得是一個交代，有的人覺得人生必須有的階段。但對於我們來說，結婚就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。

秀慧(陳秀慧)：我從沒有擔心他接觸些什麼人，因為我自己工作也是接觸很多人的(大笑)。反而我媽會擔心，《我愛香港》在電視做宣傳，有時他會出現在鏡頭裡，我媽就成日問我他是不是總見到很多靚女。他就答，其實落了妝她們也不是很靚，是打燈效果來的。

文匯報：阿達因為工作關係，去內地公幹的機會很多，也會接觸那邊的女孩子，你怎麼看內地女孩和香港女孩的區別？

阿達：我老婆當然最好(全場笑)。香港人喜歡分大陸女仔怎樣，香港女仔怎樣。其實，大陸女仔這4個字太廣泛了。我只能就我所工作的影視圈而言，比起香港人來，內地女孩事業心很強，很進取，很aggressive，也很會配合環境而做一些遷就。但我的印象是片面的。

文匯報：阿達寫過那麼多愛情影視劇本，你自己怎麼看影視劇的愛情和現實中的愛情？

阿達：戲劇中的愛情是要令觀眾感動，不是為了讓身邊人感動。舉個例子，比如你的愛人需要眼膜，然後你把你眼膜捐出來，觀眾看了會很感動，但這件事要是真的發生在自己身上，就一點都不感動。我時常覺得，現實中的愛情不需要考驗，不是說經不起考驗，而是我們追求的不是那一剎那的感動，為什麼要無端端地去考驗愛情呢？當然，實際發生了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愛情是兩個人的事情，不需要通過什麼磨難呈現給別人看，最好是沒有這些考驗。沒有這些考驗，不代表這段情不深。

秀慧：我也想起一個例子，我們以前也有想是不是去其他地方發展，不過要去的話，也是兩人一起。有的人可能會覺得，只要兩人心在一起才是最重要，便各自去追求事業。但我們會想，如果在一起能開心，為什麼不把它放在第一位去考慮呢？

阿達：看過韓國人畫的一個繪本，就講為什麼現在很多韓國女仔拍不到拖，因為她們要影視劇裡那種驚天動地的愛情，但真正的愛情是不需要驚天動地的。況且，影視劇不會處理生活中的細節，但是現實生活是沒有快進的。

### 微語錄

微言大義，或是以小見大，或是新鮮八卦。微博(以下均轉載自新浪微博)

### 周軼君(媒體人)：

當地記者說，穆巴拉克至少15年沒上過街，沒上過基層親過民，這也是除了貪腐之外，人民最後如此憎惡他的原因。2.13

### 姚晨(內地藝人)：

與老師一人在吃飯，好不溫馨，她們說，該把今天的「情人節」改成「親人節」。的確如此，這十幾年在北京，她們不是我的親人卻勝似親人。想來在這個行業裡，我的心態一直很穩定，就是跟我總遇見好人有關，她們讓我相信，這個世上還是好人多，世界也還是美好的。2.14

### 曲黎敏(中醫專家)：

人這一輩子受的困擾中，70%是情的问题，是事的困擾。2.14

## 張經緯 尋找影院新陣地

張經緯的最新短片《墨綠媽紅》，從去年底在百老匯電影中心上映以來，不斷加場。每次播映結束後，還會邀請不同嘉賓作觀影分享。一出才半小時的影片，講述一位未成年吸毒少女墮胎的前後經歷，沒有明星，沒有奇觀，竟然可以持續的放映着，被人討論着。張經緯在自己的微博和facebook上，很勤奮的招呼網友訂票，上傳現場互動Video，有音樂教育家、作家、傑青、學者，把電影弄得像一場場文化沙龍，小巧又溫馨。

他之前導演的紀錄長片《音樂人生》，曾拿下台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，是關於一位在香港出身長大的音樂神童的成長困惑。

### 另類電影製作

「之前看到蔡明亮寫過一篇文章，說在傳統的電影發行制度裡，決定了電影其它環節的傳統性，比如大明星、大宣傳。像《音樂人生》沒有明星，也不是一部過千萬票房的大片，怎樣才能讓更多人知道？」

在一次《墨綠媽紅》的周末放映會結束後，和導演坐在麥當勞裡，聽他興致勃勃地分析着現今的電影市場：「1個半鐘頭的片長是從默片時代延續下來的。在我的那個70、80年代是全民看電影，但是現在不是了，但放映廳卻增加了。那麼電影院和社會的關係在哪裡呢？是不是還一定要1個半鐘呢？」他找百老匯電影中心，希望能從戲院裡挖掘更多文化交流的空間。

這只是張經緯自從20多歲放棄古典音樂投入電影行業以來，所做的嘗試之一。大家知道的是他首次執導的《音樂人生》一炮即紅，又特別強調他的音

樂出身，可是他和電影的結緣早已很深。「我是真的受過學院訓練的電影人。」他帶着開玩笑的口氣說起這個確實存在的事實，指的是他在紐約深造音樂時，中途決定轉去念本校的電影學院，「但其實讀了電影課程，並不會有怎樣的特別。」他無所謂的說。但他後來憑借在校習作、講香港回歸的短片Farewell Hong Kong 入圍了國際重量級獨立電影節Sundance，令校方刮目相看；回港後他曾為許鞍華寫下劇本《天水圍的夜與霧》，曾獲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「最佳故事獎」。

### 作者已死

但他一開始就刻意與電影圈的製作方式保持距離，「後來我也與很多導演聊過不少的大電影項目，但最後我都拒絕了，只是憑直覺覺得那不是我想做的東西。」

真的開始拍片，他發現，過去十幾年的音樂訓練有很大的正面輔助。古典音樂對不同的曲式有着非常嚴格的定義，「比如迴旋曲、奏鳴曲等等，對比中國音樂，它有一種邏輯性的美感，這讓我對電影的form和結構很敏感。另一個是剪輯的節奏，鏡頭的長度，取決於鏡頭要帶出的訊息，就像脈搏的跳動一樣。」



張經緯

他選擇拍紀錄片，也是要打破一般人對這種類型的看法，「《音樂人生》拍出來後，一位女拔萃的中學生說她不知道如何叫這影片，她說，紀錄片應該有畫外音的，像《鏗鏘集》那樣，但《音樂人生》裡的人又是真人出演哦，不能不就叫『真人故事片』。這個尷尬的地方，不是因為她不聰明，而是她對紀錄片不瞭解，原來紀錄片都可以有不同種類。」他拍過講述綜援家庭的紀錄片《歌舞昇平》，而他的下部作品，則要講述一個關於居港權問題的故事，是他跟隨一個福建女人將近4年拍攝的成果，「其實拍這些並不難，我並不是日日拍，現在拍電影的成本不斷降低，讓我拍很多東西都很隨意。」他特別不喜歡強調電影的題材和體裁，因為有評論人曾說過他的影片與邊緣人羣體的關係，他不置可否，因為他相信「作者已死」，「觀眾後來看到些什麼，其實不是我的決定。我拍出來，社會怎麼看它，不是我控制。在一個黑暗的空間裡面，你看完以後，加了你自己的人生經驗，才完成電影。我給你提示，你產生意義。」

所以他很看重和觀眾的溝通。「我是幸運的，再抱怨做電影難是不公平的。雖然我入行遲，但拍電影不像音樂，越早越好。拍電影反而需要生活經驗，我同觀眾溝通的是我對生活的感受，而不只是打光好不好看，鏡頭美不美。」

文：梁小島